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六十六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暉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  
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為周  
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  
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  
崔景嵩為內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  
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力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反  
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  
將拜柱國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  
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迥擊稽胡破之又以天  
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  
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為  
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  
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繼  
加上開府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  
勳簿不實免官後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摠  
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摠管擊破之遂北至  
居延塞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為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  
摠管及平江南授揚州摠管司馬轉并州摠管司馬以母  
憂去職後拜雲州摠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  
軍摠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

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  
功遂不錄後平越嵩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  
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遂大敗  
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  
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  
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  
文振上表自甲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即  
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  
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元壽合圍渾主於覆  
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  
事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啓人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  
賜重疊及大業初因瀼彌厚恐為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  
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  
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  
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竝弗納及遼東之役受左候  
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上表以為遼小醜未服嚴  
刑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  
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  
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  
脫遇秋霖深為艱歎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鞅鞅出後遲疑

不決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歎父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公謚曰襄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貴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歎十八世孫也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六合令祖疑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出母吳氏吳氏提攜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

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為章句學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為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為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懼不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竝深相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

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十二段十一年高智  
慧據江南反以子摠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  
營周 一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  
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  
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  
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舸數  
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  
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關中餘黨皆  
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 千戶賜  
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招懷初附威惠兼舉爾書勞  
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為亂護兒又討平之  
遷建州摠管又與浦山公李寬討平黠歆逆黨汪受進進位  
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  
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  
為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  
類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  
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為  
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  
衛大將軍尋遷左又改上柱國為光祿大夫徙右翊衛大  
將軍進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

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浪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邪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

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為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揚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爾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

期在不遙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  
玄感於閩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  
金千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  
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  
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  
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二度出兵  
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令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  
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  
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之以爲不  
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閩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  
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  
詔書必當奏聞諸君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帝於鴈  
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竝固  
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  
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  
無知易爲咨恐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  
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筭  
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  
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  
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



述爲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日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筭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皆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竝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負外散騎常侍封富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展高齊三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

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  
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  
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則  
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  
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  
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  
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宣故老當時榮  
之還除戶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  
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  
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  
蓋涿郡留守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  
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  
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  
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  
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  
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內  
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肅何冠恂加光  
祿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  
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  
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

可施行無勞形迹全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  
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  
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  
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折珪進爵宜有  
令謨是日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  
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  
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  
十一年從駕至鴈門為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  
蓋及來護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眾望聖躬親  
出慰撫厚為勳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後援兵至  
虜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大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  
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  
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  
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  
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斂萬  
眾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  
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  
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之歎息令百官就弔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人吏聞其死  
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

莅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高仕梁至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暉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仕陳為白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關心羅暉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隋馬羅暉進救之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暉全眾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封始安縣伯摠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為晉陵太守進爵為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人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暉甚得人

心擁眾嶺表音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曾廣遠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暉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軍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暉執筆制詩還如上馬入

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暎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暎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暎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提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暎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千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為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暎上韓禽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暎荅曰昔在江南父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論禽有媿色歷臨涇二州刺史竝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為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暎先登大破之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為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衛大將軍及陳主卒羅暎請一臨哭帝許之哀經送至墓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晉等三州未下詔羅暎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

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  
尋即除歿無為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  
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  
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  
衛大將軍諡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  
父昷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  
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為散騎常侍領  
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  
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

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  
未決長安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也法尚遂  
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  
人絳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  
曲督韓朗詐為背已奔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  
若得軍來必無關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  
以身免隋文帝為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瑀  
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  
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瑒叛蠻復從柱  
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

召之賜金鈿酒鐘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摠管使經略江南及伐陳之役以行軍摠管隸秦孝子轉鄂州刺史遷永州摠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摠管仍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摠管討平之

雋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鈸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曰兵亘千里動聞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為如何法尚曰請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竝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為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牢固萬全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

思多反殺將軍鹿原國太守蕭道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為燉煌太守遷會靈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溥等讓等為盜保莫白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玄擢為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臨萬機拜益州總管

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攝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為強濟隋文帝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逆以玄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衙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為語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師感悅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口文帝大悅賜練三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夷獠羣獠數可里不絕及顯之決血揮鴻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



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敕代王待以師傅禮會揚玄感曰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揚素冢焚其骸骨或其坐城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嶠固有伏兵請於陝縣泜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堅子所及也乃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貴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

朽骨何辜  
冤乎

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閭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也今特給予兵以充侍從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



拒之于世徹又密遣人賈書詰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  
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個  
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君英雄並起世徹所至處輒  
見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即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  
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位應鳥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  
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  
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  
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  
智慧等反復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七

年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文帝奇其壯武  
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  
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  
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所  
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眾改授韓州刺史  
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  
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高鍾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  
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  
三司侯莫陳人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  
關預唯在閣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接

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穉上生花如蓮并有龍  
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  
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  
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  
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爲  
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  
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  
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  
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爲人奏帝大怒令掾  
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

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蒲道九年復出遼  
東及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  
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係帝曰公誠直正  
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於  
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  
子駘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貴郎將羅藝  
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關天關  
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  
腫死者十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  
粟帛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欲害故

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韃靼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與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為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羣臣曰欲舉好人請君

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君羣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

守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御衛大將軍仍領涿郡  
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  
間營於城南實建德率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大敗世雄與  
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  
淑萬鈞萬徹萬備竝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  
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來護  
幼懷倜儻猛槩抑揚晚致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勝掃勅  
敵如拾遺陵鄉討亂翦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  
道消邁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  
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樹武羅曠 亮之 在  
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  
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示巨力西京居守政  
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名早著時  
逢擾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竝  
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迹遭  
躓良有命乎

列傳第六十四

北史七十六

藍山刊

北史列傳六十四

二十一

希

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裴政

李譔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並南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以軍功封為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獲蕭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譽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閒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譽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

不為利動不為威動不以死易生勇

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忠授自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夕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為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脩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工



庶子多所臣正見稱純殼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二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在衛率崔籍等證籍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與數人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與曰公所為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怒以告太子太子益踈政由是出為襄州摠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寮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台境惶懼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脩園囿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

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  
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  
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  
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爲丞相覓親待訪以得失時兵  
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以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  
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  
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  
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  
二千段諤見禮教厚獎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

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  
無改方不爲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沒日月未久子  
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寧損風化妾雖微  
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哀經強傳鈔  
華泣辭靈光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  
平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  
若弟兄及其亡沒查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  
娣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  
於官既不正私何能替務上覽而嘉之丑品已上妻妾不  
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得流宕忘反上書

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  
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  
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  
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  
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  
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天下之從上有同影響  
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  
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  
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長風雲之狀世俗  
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  
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制製五言至如羲皇  
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  
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  
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  
拾不遂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父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  
道幸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  
得引預搢紳參厠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  
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  
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  
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開外州遠縣仍踵弊風

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文不  
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  
薄之篇章結朋黨而來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  
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  
糾察若聞風節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  
此者具狀送臺請又以富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  
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一以誇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  
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請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  
是無剛寒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邛公蘇威以臨道店舍  
乃求利之徒事業汗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

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茲今遠道限  
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請因別使見其如此以農工  
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般即附市籍  
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  
事非宜遂專決之茲今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  
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其有惠  
政人吏悅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  
判內史舍人次大體大鈞竝位尚書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侍  
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

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遥縣伯加儀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其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為公歷利印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宗不從尉遲迥後

歿戰死上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妻年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之一家初居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踈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

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瘞又聾嫁之不佳嘗樵菜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蓋屋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字玄尚嘗出言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以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言盧實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刑部並執法平允京兆言煨為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甚有惠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梁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  
有局量涉獵羣羊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  
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  
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  
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  
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  
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  
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蓄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  
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資絹百匹轉蒲州司馬  
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之遁歸

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國之東國若失之則  
為難不細城中雖復凶凶非采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  
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  
西門為渤海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  
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  
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  
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  
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  
卷建緒與文帝有舊為丞相即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  
之官時帝陰有禳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

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  
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  
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  
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  
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為太學博士南嶽正及  
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  
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  
復用其弟恪為汴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  
廷許之時曰天下統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

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睹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  
鎮將人或言其正直且有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  
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  
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  
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以為東曉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  
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郤  
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蹇頗有學涉仕周  
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文  
帝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名為稱職



漢書列傳卷六十五

轉大興令遷雍州督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於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寒暑嘗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或及尚書左丞李綱而

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祟而死

不必俱羅乃父  
亦且出字之矣

柳或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仲禮梁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或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父而出為寧州總管掾武帝親授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

齊之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平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擐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勛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策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竝加品級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祖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或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由共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類聞而歎伏後遷書行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敬憚上嘉其姪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

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致初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日下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以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細明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京可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文妹感効之曰君明忽効勞之痛感憐爾之親冒此首命彼禱程不義不昵春林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

其端死之文替員務神州名以懲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其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此諫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文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龜

寶也其見重如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憚無敢  
忤者嘗以少譴敕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  
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  
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表曰是街之或時方為上所信任  
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  
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  
曰竊見京邑及外州皆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  
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  
相避竭此具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祭無間  
言也男女混雜縹素不分穢行因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

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立即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  
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贖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  
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  
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  
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  
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賜或奴  
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  
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  
馳召或入城而諒反形已露或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  
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

候事變迹雖不及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  
詔徵還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以質直剛毅周初為天官府史以  
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為內史中士

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為丞相知其清正  
引為錄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

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  
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

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  
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

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嘗從坐  
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

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  
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

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  
利官上以為厭蟲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

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颯將綽  
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

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  
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

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

張釋之趙主倬

千古刑官之表

釋之持平長

獨之守正士俾

是為之

藍州  
七  
惡錢有二人入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  
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  
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  
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  
羹羹者  
知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  
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  
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  
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  
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  
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  
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  
喪事二子方元襲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闢滑州  
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  
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  
文引為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  
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為勳曹中大夫隋文帝為丞相進  
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  
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  
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為

行軍掾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子楷嗣位開府整第  
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  
殊用大小異宜格稅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  
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  
故事留於臺閣參之多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  
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囹圄無寬柳或之處  
憲臺委歿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或  
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張定和

張齋

麥鐵杖

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爲侍  
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  
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  
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  
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  
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齎藥馳詣定和所  
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  
百兩煬帝嗣位歷宣州刺史河內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  
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  
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旣與賊  
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  
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斬之帝爲之流涕贈  
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  
立嗣尋拜光祿大夫

張齋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沈石  
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晉佐  
晉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齋好讀  
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



人郭子翼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加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齋從因爲間謀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齋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降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綠沈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武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齋

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總管諡曰莊子孝廉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疏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爲事不脩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頔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織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晉曰還及牙時仍又執織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母曰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賈敕而往明日反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友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  
浮度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禽逆帥  
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凌辱衛者越食食其饒解手以給  
其食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  
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  
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  
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  
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  
位漢王諒及從楊素數年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  
史無蒞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

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豈不殊何  
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  
軍帝待之俞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效命之志及  
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  
有所在豈能艾炷灸 瓜蒂敷鼻療黃不羞而卧死兒女  
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  
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尔當富貴唯誠與孝尔其勉之及  
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  
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又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  
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

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賜贈鉅  
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  
等百餘人皆爲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  
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支贈右光祿  
大夫子善誼龍宮字學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  
將子恩錫殊厚拜武宣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  
武牙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聞著  
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  
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  
陳潘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

之士哀焉光字惣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爲吏部侍郎  
陳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爲漢王諒府掾諒  
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而爲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  
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竝以僞書爲事光獨  
跣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  
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  
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上繩諸僧驚  
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  
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  
人號爲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

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酹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仕之使惣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佞首事讎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竝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鷂之逐鳥雀孟才為將軍領江淮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竝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

志雖不成見故君  
此下可以無慚王親  
之能石汗下

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哉輒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  
無介胄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壯  
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為  
開府時武元皇帝之為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  
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刃稍皆折  
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  
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  
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類以軍  
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隋文

帝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  
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遷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  
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  
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  
金幣遺嶺南酋領其人復吝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  
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  
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  
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  
書言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  
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

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鄠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為記室後為重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實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

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前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 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貴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為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

藍山刊  
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帝受禪拜襄州摠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摠管頗有政名徙朔州摠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為徐州摠管令脩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摠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摠管晉王廣為太子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為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侯將軍大業初

轉光祿卿質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手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僞僕射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僞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

還至永嘉致疾而卒

董純字德后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習武方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獲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

括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虎宗山模等保縣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益賊日益純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謗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鎮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玄愔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



開府封高唐縣公拜豐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  
揚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  
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  
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  
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  
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  
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  
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  
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  
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涇水伯隱有舊

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  
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  
幾越雋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寧蜀郡都尉段鍾  
葵討平之大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  
還江南劉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  
百姓思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  
然賊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  
京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  
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未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  
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

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  
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帥徒敗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  
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  
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  
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  
夫尋遷武貴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  
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  
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勅海賊帥高士達自號  
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

召之及見禮賜甚厚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  
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李康實建德魏刀兒等  
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  
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  
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  
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  
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  
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  
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  
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貴郎將突厥始畢之

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羗蓋軍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不如為從別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為內應撤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

應接之撤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武貴郎將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曷斯渴刺堯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擅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堯獲其子身獲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

煬帝必竟有好處不  
別何以能屢墮其人之

淚

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揚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  
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  
梁都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  
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  
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  
刺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  
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眾編素為煬帝  
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哀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  
深羨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

大夫少壽周順突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嚴悍  
為真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  
為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帝以  
才落邸舊臣斬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轉右候  
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  
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  
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母事巡幸  
才恒為午候肅遇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  
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  
無如之何十一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

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奉江都待遇  
逾昵時江都糧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祕言監袁充等多勸  
帝幸丹楊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  
世基相忿而出字文化及殺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  
驍果帝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  
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曰乃釋以本官從事撫鬱鬱不  
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  
酒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更  
爲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竇建德所  
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

賀蘭蕃俱爲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論曰虜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  
齋來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  
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汗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  
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子錢傑沈光等感懷恩舊臨  
難亡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  
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文以取達初在  
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恠而亡鮮克有終斯言乃驗  
吐萬緒董純以崔浦不前遠嬰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  
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豐王辯殞身勅敵志在勤王陳稜

編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  
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諂可謂不苟同矣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